

# 柬埔寨潮汕话记略

潘家懿

(汕头大学文学院 515063)

**提 要** 在柬埔寨六百多万人口中,有十分之一是中国广东潮汕籍华侨,他们在柬埔寨都操双语——高棉语和汉语中潮汕方言。而后者主要在华人社区和家庭内部使用。由于两种语言的长期接触和互相影响,导致语言内部出现诸多变异。本文通过对柬埔寨潮人后代所讲潮汕话的调查,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描写这种变异及其特色。

**关键词** 柬埔寨 潮汕话 高棉语

## A brief description of Chaozhou-Shantou subdialect spoken in Cambodia

Pan Jiayi

(Liberal Arts College, Shantou University, 515063)

**Abstract** Of the 6 million-odd Cambodians, about one-tenth are overseas Chaozhou-Shantou people and their descendants who are bilingual-speak both Khmer and Chaozhou-Shantou subdialect of Southern Fujia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latter being spoken among family members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n Cambodia. Due to direct personal contact over long years, the two speeches intermingle with each other and exert influence upon each other, causing many vari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Chaozhou-Shantou subdialect spoken there.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ubdialect spoken by descendants of the overseas Chaozhou-Shantou people there,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respective changes in phonetic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with their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discussed.

**Key words** Cambodia Chaozhou-Shantou subdialect Khmer

柬埔寨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南部,东邻越南,西接泰国,北与老挝接壤,南面是暹罗湾。全国人口约700万,其中80%是高棉人,余为占人、普农人、老挝人、泰人、越南人和中国人。柬埔寨现有华侨60万人,在高棉人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具有中国血统。

柬埔寨主要讲高棉语,但在华人社区

和华人家庭(相对集中在首都金边)中,则操双语——高棉语和华语。由于在柬埔寨绝大多数是潮汕人,所以“华语”实际上是潮汕话。在柬埔寨的潮人家庭内部一直使用潮汕话,尤其在日侵华期间才移居柬埔寨的潮人家庭中,潮汕话不仅经常讲,而且比较纯正。不过新老派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讲,老派潮语较道地,而新派的年轻

人则因经常处在高棉语的环境中,受到高棉语的影响,母语产生了许多变异。

本文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主要是语音)来介绍柬籍潮人后代的潮汕话情况。所记录的是家住金边市的柬籍华裔青年李智民(男性,18岁)的潮汕话口语。该青年祖籍为揭阳市,爷爷、奶奶都是揭阳人,父亲出生在柬埔寨,母亲是具有中国血统的高棉人,家庭语言环境是双语,日常生活中讲乡音的机会较多,因此,该青年不仅能听懂潮汕话,而且基本上会讲。下面是有关柬埔寨潮汕话的描写,主要根据李智民的口语实录。为力求准确,还参考了另一位柬籍青年李兴的发音记录,李兴的祖籍也是揭阳。

### 一 语音特色

广东潮汕各地的潮音有较强的一致性。一般来说,声母17个(不包括零声母),韵母80个左右,声调8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各地的语音差别主要表现在韵母的若干差异。柬埔寨潮语由于长期受高棉语的影响而出现了与本土潮语不同的成分。本文记录的是发音人祖籍揭阳的口音。揭阳话与汕头话比较,最显著的差异是:(a)把汕头念[iou]的中古宵、萧两韵的字念为[iau],(b)把汕头念[ɯŋ]、[iŋ]的“根、斤、因、新”等字变为[eŋ],其相应的入声韵也由汕头的[ik]变为[ek],如“壹、七、吉、失”等。下面从三方面来谈柬埔寨潮语的语音特色(新派口音)。

#### 1. 声母

潮汕话有17个声母。它们是:p p' b m t t' n l ts ts' s z k k' g ŋ h。从潮汕各地的发音情况看,全浊音[b]和[g]都带有同部位的鼻音成分,实际音值是[mb]和[ŋg], [ts ts' s z]也不是纯正的舌尖前音,

而是一组“舌尖齿龈音”。

柬埔寨潮人讲的潮汕话,辅音声母同样也是上面的17个,但从发音看,至少有以下三点差异:

(1) 清音不清,浊音不浊。这主要表现在清辅音[p t k]和浊辅音[b g]的音质上。柬埔寨潮人发清辅音[p t k]时,都分别带上同部位的浊塞音[b d g]的色彩,而发[b]和[g]时,却带上同部位的清塞音[p]和[k]的色彩。如:父[bpe]、茶[dte]、久[ɣku]、文[pbuŋ]、牛[kgu],最突出的特点是,潮汕话读[b]的明、微母字如马、武、麦、物、目、闻、无、米、母等字,声母带有较强的清音化倾向,听感上有点接近于[bp]。

(2) 把潮汕话念“舌尖中齿龈音”声母的字念成舌叶音[tʃ tʃ' ʃ ʒ],而且发音部位后移,略带有翘舌的色彩。如:走[tʃau]、亲[tʃ'eŋ]、西[ʃai]、儿[ʒi]。

(3) 个别声母的字出现异读。如:月,疑母,读[gueh]和[vueh],袜,明母,读[gueh]和[mueh]。

上述声母发音特点的产生,可能是潮语和高棉语长期共处的结果。在高棉语中,唇音、舌尖音和舌根音都有清和浊两套辅音,如p' ~b、t' ~d、k' ~g,柬埔寨潮人在讲潮汕话时,很容易受其影响而出现“清音不清,浊音不浊”的模糊音色。至于“走”、“西”、“亲”、“儿”等字读舌叶音,那就更是直接受高棉语影响的结果。

#### 2. 韵母

柬埔寨潮语的韵母与潮汕本土的共同点有四个方面:

(1) 你、语、猪、举、去、书、虑等字的韵母为后高不圆唇元音[ɯ];

(2) 没有撮口呼韵母,“鱼”读[hɯ],“女”读[nɯ],“群”读[kuŋ],“雪”读[soh];

(3) -n/-t 尾消失, 只保留-m/-p 和-ŋ/-k 两套对应的鼻音韵尾和入声韵尾。

(4) 有鼻化韵和相应的喉塞韵尾。如: 男 [nam]、入 [zip]、风 [huaŋ]、国 [kok]、三 [saN]、铁 [t'ih]。

不同点是:

(1) 潮汕本土的 [ue] 韵母, 柬埔寨潮语均念成 [uəi], 如过 [kuəi]、灰 [huəi]、飞 [puəi]、倍 [puəi]、话 [uəi], 与 [ue] 对应的入声韵 [ueh] 也同样变为 [uəih] 如: 血 [huəih]、郭 [kuəih]。

(2) 柬埔寨潮语虽有鼻化韵 (如前举的“三”读 saN), 但管字很少。潮汕本土读鼻化韵的字被念成纯口韵, 丢失了鼻化的成分。如:

钱 胆 病 星 半 耳  
本土潮语 tsiN taN peN ts'eN puaN hiN  
柬国潮语 tsi ta pe ts'e pua hi

(3) 潮汕话部分 [ai] 和 [oi] 韵母的字, 在柬埔寨潮语中带上 [i-] 介音, 变为 [iai] 和 [ioi]。如: 知 [tʃiai]、齐 [tʃioi]、细 [sioi]

### 3. 声调

柬埔寨潮语与本土潮语一样, 都有 8 个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 但调值情况却比较乱。请看下表: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本土潮语	33	53	213	1
柬国潮语	33	53/55	213/21	1/5
例 字	天书	短女	气菜	竹歇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本土潮语	55	35	11	5
柬国潮语	55/11	35/21	11	5/1
例 字	人时	硬是	大树	木白

从上表可以看出, 柬埔寨潮汕人读的汉字声调是比较乱的, 大部分调类都出现两种调值的混读。这种现象的出现, 一方

面与作为第一语言的高棉语本身不是声调语言有关, 另一方面与异国华人青年不多接触汉语书面语有关。两方面的原因, 使得读出来的字调常常不标准。

在分析柬埔寨潮人后代的乡音时, 还有几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即读音中的白读、训读和以变调为本调的现象。

白读现象——潮汕话是闽南话的一支。闽南方言的重要特点是有丰富的文白异读。在两三千个常用字中, 至少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字有文读和白读两个读音。在海外华人社区和家庭中, 潮汕话总是以口语形式出现, 即只在日常口语交流中出现。而口语词大多读白读音, 因此当他们看到汉字时, 就只能念出它的白读音。如“故”, 文读为 [ku<sup>213</sup>], 白读为 [kou<sup>213</sup>], 发音人见到“故”则只知念 [kou<sup>213</sup>], 而读不出 [ku<sup>213</sup>]。下面这些字本土潮汕话都有文白两种读音, 发音人念的都是它们的白读音。如飞 [puəi]、放 [paŋ]、饭 [pɿ]、齐 [tʃioi]、虫 [t'aŋ]、初 [tʃ'iu]、流 [lau]、父 [pe]、木 [bak]、圈 [k'ou]、关 [kue]。

训读现象——训读也是闽南方言的重要特色。所谓训读即看到某个字, 不读这个字的字音, 而读成与这个字同义的另一字。与白读现象一样, 这种情况也是因口语的习惯读音造成。如发音人见到“怕”字不读 [p'aN], 而读成 [kia], 而 [kia] 是“惊”的白读音, 此类读音在发音人口语里经常出现。如 (前一个字是本字, 后一个字是训读字)

爱 → 惜 sioh<sup>5</sup>      对 → 着 tioh<sup>5</sup>  
怒 → 气 k'i<sup>11</sup>      小 → 细 soi<sup>11</sup>  
睡 → 觉 uk<sup>5</sup>      肉 → 脉 bah'  
苦 → 盐 iam<sup>55</sup>

(一) 块 (钱) → 箍 k'ou<sup>33</sup>

(我) 和 (你) → 伶 kah'

以变调为本调——潮汕话有丰富的变调形式,一般说来,在一个“义段”中,不管是两个字还是三四个字,除最后一个字读本调,前面各字多读变调。如“放”,本调为2 1 3调,但在“放行”一词中,要读成[paŋ<sup>55</sup>],前字由2 1 3调变成5 5调。柬埔寨潮人平时讲潮汕话总是以口语为主,如“放”就是常常出现在“放屎”、“放尿”、“放人”、“放伊走”等日常词语中,依潮汕话的变调规律,这些词里的“放”都变调读成5 5调。而柬埔寨潮人依据口语,以为变调是本调,单念“放”时,仍读5 5调。下面各字的读音就是这样的现象:

道[tau<sup>11</sup>]    太[t'ai<sup>55</sup>]  
 别[pak<sup>1</sup>]    物[muai<sup>1</sup>]  
 介[kai<sup>53</sup>]    连[lian<sup>11</sup>]  
 白[peh<sup>1</sup>]    赚[t'aŋ<sup>53</sup>]  
 虾[he<sup>11</sup>]    读[t'ak<sup>11</sup>]  
 唱[ts'iaŋ<sup>53</sup>]    平[pe<sup>11</sup>]

与此相反的情况也有,即在词的连读中,读不出变调,而用了单字调。如把“买卖”[boi<sup>53-35</sup>boi<sup>11</sup>]读成[boi<sup>53</sup>boi<sup>11</sup>],把“有胆”[u<sup>35-11</sup>ta<sup>53</sup>]读成[u<sup>35</sup>ta<sup>53</sup>]。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海外潮人对母语已没有了准确的把握。

## 二 词汇特色

从我们初步调查记录的几百条常用词看,柬埔寨潮人后代对潮汕话多数口语词不仅能听懂,而且能讲。其主要的特点是:

1. 沿用潮汕本土的说法。这是最主要的方面。如下面的这些词语与潮汕本土完全相同。

日头——太阳	月娘——月亮
雷公——雷	大夫人——男人
作田——种地	今日——今天
吗日——明天	查某人——女人
起厝——盖房子	下挂——下午

热天——夏天	查某——妻子
清天——冬天	脚车——自行车
索——绳子	大夫——丈夫
电涂——电池	若久——多久
眠起早——早晨	冥暗——晚上
厝——房子	箸——筷子
熏——香烟	鼎——铁锅
落雨——下雨	沃雨——淋雨
鸡翁——公鸡	鸡母——母鸡
鸡卵——鸡蛋	衫裤——衣服
地豆——花生	番茹——茄子
虾米——虾仁	菜头——白萝卜
荷兰豆——豌豆	粿条——米粉糕
猪脉——猪肉	头毛——头发
只恁——现在	许恁——刚才、那时
目镜——眼镜	落堂——下课
上堂——上课	转内——回家
过身——去世	棺柴——棺材
坐月——坐月子	伊人——他们
待——站	行——走
升——下面	顶升——上面
闹热——热闹	如、雅——漂亮
猛猛——快	凄疑——脏
乜个——什么	旦话——讲话
肚枵——肚子饿	拍人——打人
作生理——作生意	[ti <sup>11</sup> tiaŋ <sup>55</sup> ]——谁
拑团——小孩儿	

老人——老人、大人

食饭——吃饭、吃大米干饭

食糜——吃大米稀饭

2. 保留旧词和变更原词

有一些旧词,今天潮汕本土已经不用或只在老派口语中偶然出现。但在柬埔寨潮人青年口语里仍然可以听到。如钱或货币仍叫“镛”[lui<sup>33</sup>],老板仍叫“头家”[t'au<sup>11</sup>ke<sup>33</sup>],华侨华人叫“唐山人”[tɕ<sup>11</sup>suaN<sup>33</sup>naŋ<sup>55</sup>],三块钱叫“三圈银”[saN<sup>33</sup>k'ou<sup>33</sup>ŋuŋ<sup>55</sup>]。但也有些词,柬埔寨潮人变

更了原来潮汕本土的叫法,如农民称为“田内人”,带鱼叫“白鱼”,味道苦叫“盐”,烩菜叫“什菜”,大后天叫“再后日”,拜神叫“拜庙”,也叫“拜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潮汕人在高棉有久远的居住历史,所以潮汕文化对高棉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从语言的角度看,就是使得许多潮汕词语(尤其是饮食词语)被吸收进高棉语中,下面就是高棉语里常见的潮语借词。其吸收的方式是音译。如:

膏药	锁匙	楼顶	被	头家
粿条	什菜	豉油	咸梅	豆腐
炸粿	白果	面条	手表	橄榄
菜头	油条	包	芥蓝	阿记
镲	戏	裤	茶	椅
牛	凤	一角	(钱)	

### 三 语法特色

从初步调查的材料看,柬埔寨潮汕话在语法上与广东潮汕话没有太大的差别。主要的特色有下面几点:

1. 否定形式常用“无”和“免”而不用“唔”。“无”“免”“唔”都是潮汕话的否定词,在广东潮汕话里,“无”是没有之意,“免”是不用,不必,“唔”则是不的意思。三者含义有别。如:

伊无来——他没有来

伊免来——他不用来

伊唔来——他不来

除了“唔”“免”“无”,潮汕话还有几个合音的否定词:

𠵿 [maiN<sup>213</sup>] (不要)、𠵿 [boi<sup>35</sup>] (不会)、𠵿 [muiN<sup>213</sup>] (不怕)

根据调查记录,发音人对这几个合音否定词都能正确运用。但对前三个单音否定词则使用不当。其原因是说不说“唔”,把潮汕

话应该用“唔”的否定句改为用“无”或“免”。如把“我不要”说成“我无欲(要)”,把“我不去”说成“我免去”,把“我不吃”说成“我无食”或“我免食”。

2. 被字句和给字句都用“和”

在柬埔寨潮语中有这样几个句子:

(1) 镲和贼偷走去。(钱被贼偷走了。)

(2) 伊和人拍蜀拳头。(他被人打了一拳。)

(3) 我和伊十圈银。(我给他十块钱。)

(4) 我和伊蜀本字典。(我送给他一本字典。)

句中的“和”读 [hou<sup>11</sup>], 既作介词(头两句), 又作动词(后两句)。这个“和”与泉州、台湾闽南话的用法相同, 但广东潮汕话不用。它相当于广东潮汕话的“分” [puŋ<sup>33</sup>] 和“乞” [k'ɯh<sup>1</sup>]。“分”和“乞”同样可以既作介词, 也作动词。但二者在用法上还是有细微区别的。如“分乞食个馒头”就不说“乞乞个馒头”。由于柬埔寨只有一个“和”来代表, 这种区别就不存在了。

3. 持续体用“着”不用“啗”

潮汕本土表示动作持续的助词一般是“啗” [lo<sup>53</sup>], 如“伊啗食饭”(他正在吃饭), “伊正啗拍球”(他正在打球)。柬埔寨潮语不用“啗”而用“着”念 [toh<sup>5</sup>], 如“伊着食饭”“伊着拍球”, 这种句子“着”前面不能加“正”。所以潮汕话“正拍球”用柬埔寨潮语只能说成“着拍球”。

以上关于柬埔寨潮汕语情况的介绍仅仅是根据对一两个柬籍潮汕人后代的调查总结出来的, 不排除其中有个人的因素。要真实、全面描写柬籍潮人的乡音, 还有待今后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责任编辑: 翁奕波)

附注: 本文用“N”表示鼻化, 用“h”表示喉塞音。